

崇川往事

启海漫话

军山包公祠被毁记

□包宏龙

在不少宣传南通旅游景点的资料中,介绍五山之一的军山时,总要提到“燕真人洞、白云泉、四贤祠、包公祠”等古迹。然而,如今游人跑遍军山,也不见包公祠踪影。笔者历经数年搜集相关资料信息和采访,基本弄清了其来龙去脉……用铁的事实控诉日寇毁我祖祠——



翻开本族族谱的《包氏家乘》(6卷)、《通州志》等诸多资料,方知军山包公祠供奉之人,乃我包氏迁通八世祖包壮行(字:锥修。明万历十三年—清顺治十三年,即:1585年—1656年)。据《包氏家乘》记载,其于明崇祯十六年(1643年)中进士,任虞部(工部)主事。万历乙卯举于乡,买宅西南营(今南大街电信大厦西侧),宅中得马少保“癸未进士”匾。

据《乾隆江南通志》《康熙扬州府志》《光绪通州直隶州志》、吴山嘉《复社姓氏传略》、冯仙混《图绘宝鉴续纂》和邵潜(1581—1665年)所著《州乘资》等书记载,包壮行,幼有奇气,富于才情。未补诸生时尝梦谒一戎帅,问为谁,曰:“我癸未进士也。”万历乙卯举于乡,买宅西南营,宅中得马少保“癸未进士”匾,心默识之。九上春官不第,崇祯癸未,果第进士。弘光初,授南京工部主事。会国变,遂隐居不仕。生平他无所好,独所好书,书一读辄不忘,为制艺及古文词,空灵变幻,磊砢多奇,如海气楼台,观之无倦,海内人士翕然传诵,耳相慕也。善饮,累数百觥船不醉。其治具皆异于人,客来过从,辄留饮,饮辄醉。往之客家亦然。又善书法,尤善画梅、画石,购者踵相接。又善叠石为山,叠已,一不惬,则更叠之,终岁罔辍。又以意裁蛇蛻为灯,花鸟树石随手而成,极其工巧,人谓之“包灯”云。包壮行卒年七十有二。

清政府为追念他的高风亮节和安抚、笼络汉人,准予其后人设立专祠,以示崇敬。十二世族裔包起鹏(字:万程)于嘉庆年间(1796年至1820年间),集资在西山腰罗汉院侧创建包公宗祠,供奉包壮行神像,门额上署“明虞部包石圃先生祠”九字。春秋两季(每年三月初一和十月初一)定期祭祀。《光绪通州志》,仅在记述军山时一提“西山腰为包公祠”,夹注“在罗汉院侧”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1938年3月17日,日军坂垣师团饭冢旅团5000余人,乘船从姚港登陆侵占南通(当时称南通州)。日军虽然没有遭到大规模抵抗,但对当地百姓依然是烧杀抢掠。当年10月23日《申报》记述:日军人城时,城内居民,早逃避一空,间有未及逃避之居民妇孺等,均遭奸淫及枪杀,后街小巷中惨遭戮杀之死尸,时有发现,惨不忍睹……连狼山广教寺的和尚也未能幸免,许多和尚惨遭日寇杀戮。

在那个硝烟弥漫、浴血抗战的岁月里,南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依靠新四军一师部队,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,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的“扫荡”“清剿”等。其间,南通军民经常利用包公祠地处偏僻、相对隐蔽等特点,与日寇进行周旋、游击,令饭冢旅团的鬼子伤透了脑筋。一段时期,包公祠还成为新四军与共产党地方武装共同抗日的一个联络点。

但是,南通城内也出了一些贪生怕死的汉奸、卖国贼。这些汉奸、卖国贼为了自己的苟活和荣华富贵,不惜出卖自己的同胞和祖国,大肆为鬼子提供各种线索和情报。据1946年12月18日南通版《东南日报》刊出的一则报道记载,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三月,日军因奸人报告“军山包公祠曾被作为南通军民抗日防空袭、侵犯的监视哨所使用”而怀恨在心,遂将祠屋陈设器具捣毁一空,并杀伤看祠佣工蔡福,将祠屋大厅三间烧毁。经佣工蔡福等人一再跪求,祠屋正楼才得以幸免……包氏族人闻知祠毁人伤的噩耗,莫不愤慨异常,但是只能将愤慨深埋于心中。直到抗战胜利后,国民政府明令调查各处被敌损毁详情,事情才得以公开披露。报道虽寄望政府来恢复和维护这一地方名迹,可终究还是没有能看到下文。

军山包公祠供奉的迁通八世祖包

壮行原本就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。明朝覆亡后,他弃官回通,并同冒辟疆等人一起加入了复社。清顺治六年(1649年),朝命特授江南总漕,不就。为了防止朝廷继续纠缠,他想到以往游历过的军山——彼时尚在江中,为一非常荒僻之所在。于是,他离开西南营34号的家(其时有三十多间房屋,与朝鲜诗人金沧江相邻),选定了军山西山腰一座名为西净庵的小庙宇,作为自己的隐居之处。七年后,包壮行悄悄告别人世。

也许有人要说,此包公非人们熟知的包拯包青天,并以为端坐开封府大堂的那位青天包公,与僻处江淮之委的通州包公没有什么关系。错!据《包氏家乘》“包氏世谱序”中“赐进士出身直隶安肃县知县钱兆鹏”记载:“吾通包氏祖居合肥大包村,本与孝肃同系”。这套《家乘》中还收有包拯曾担任的主要官职和一幅《包龙图(孝肃)像》。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《包氏家乘》未能载明迁通始祖为包拯第几代子孙,殊为遗憾!但至少可以说明迁通包氏皆为包拯后裔。

为弄清军山包公祠的前世今生,笔者前不久专程遍访军山,方从一位僧人口中得知,如今的“浮生茶社”就是当年的包公祠。于是,我又兴致勃勃地赶到位于半山腰的“浮生茶社”。只见这里冷冷清清,只有一个看门的小伙子在看书。我问小伙子,这里是原来的包公祠吗?小伙子一脸茫然,说:“不知道。”我看遍全屋,里面空空荡荡,仅几张桌椅,没有一丝“祠”的踪影,只好叹口气作罢。

近悉,南通正在规划整治西南营街区,包壮行故居亦在整治之列。据南通博物院有关人士透露,军山包公祠尚有不少字画、石碑等文物保存在该苑。希望政府一并考虑恢复军山包公祠这一名胜古迹,既能提升南通旅游品牌的魅力,又能慰藉广大民众和包氏后人。

注:作者为包氏迁通始祖第十八世孙。

海门光复轶事

□王士明

清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十八日(1911年11月8日),通州宣布光复。通州在清末,本为一僻在江北海隅的城市,依照清代中叶以后的地方制度,是个相当于府一级的直隶州,领有如皋、泰兴两县,但对于不属其管辖的邻区海门厅及崇明县在江北的“外沙”部分,在经济和人事上也有不小的影响。

通州光复后两天,海门亦于九月二十日宣布独立,二十三日午,海门各区议员集议选举长官:司令赵处长发(原狼山镇标右营游击)、民政长梁孝熊(佐治部、饷械部、学务部、庶务部、侦测部)、司法长周锡绶(监狱部、巡警部)、财政长龚世清(书记部、会计部)。这是一个以司令为首的军政和民政、司法、财政三者并立的政权。当旧政权已经崩溃,新政权组织力量还不够的时候,只能维持着距离厅治茅家镇不远地方的秩序,所以开始几天,上海《民立报》早有盗贼蜂起、四乡不靖的报道。

以后,发生了以地主杜家禄为首,号称打洋务的一次暴动。先是在十一月初三,暴动者打毁坝头镇的严考卿家,没有遭到阻挡,因趁势再打严文彬等五六家。至初九日,又集有三四百人到海门三条桥,打毁王凤仪家杂物、房屋,继至天补镇,将黄汉石、黄黻堂家打毁,至桃源镇将张墨庄家打毁,复分前后二队,北往三星镇,企图打毁姜灶港东南乡的董事赵师鼎家。赵家事先得讯,作了防备,向姜灶港借来巡警保卫。及至接近,暴动者拒绝撤退劝告,又棒刀棍一哄而上。赵家一边的巡警开枪抵御,结果击毙一名、击伤一名、捉获二名。众见武器不敌,始各分散而去。以上被害各家,都为各镇带头办学,故事后传说,还将往通境川港、姜灶打毁学校,并与办学者为难。当由海门自治公所、川港商民及董事赵师鼎等连向通州总司令长报告。当时总司令长派中央队一百二十名,驰赴川港、三星镇等处,并命令通海保卫军管带会同相机防剿弹压,一面又会同通政军政分府、民政分府发出布告,因为一般都说杜家禄打洋务,布告也把暴动的原因归结为反对办学,并指斥他们企图保清灭洋。内容有:“通海普设学堂,原为教育子弟,使之早开知识,士农工商皆宜。方今民军改革,并非侵占土地,所过云拥风随,悉由人心相系……尔等无知愚民,何故纵生事?竖旗保清灭洋,排外定干法纪。如此扰害良善,匪类同类无疑。倘能知过速改,尚可宽恕不提。如果怙恶不悛,派兵枪击无遗……”实际上,这一暴动,无非是对人的泄愤和对剪辫子的不满。所谓“扶清灭洋毁学”,并不是共同愿望。经过一度接触失败,加之首领杜家禄又被捕处极刑,这一地区性暴动就被镇压到不能再度掀起。

杜家禄为海门三和镇人,其同族地主不少,本人亦是地主。他带头掀起暴动,主要在于利用农民的不满情绪,趁势打击办学人士进行报复,并抗拒募捐办学。所谓打洋务,只是他蛊惑落户农民的口号。后来杜及同党一人被判处死刑,临时刑场在海门城隍庙。